



厚黑学大全

李宗吾 著

厚黑学大全

李宗吾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89年 北京

京新登字079号

厚 黑 学 大 全

李 宗 吾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马池口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8 175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3次印刷

印数41,001—85,000

ISBN 7-5017-0433-3/Z·120

定价：4.35元

出版说明

李宗吾(1879—1944)，四川富顺人。早年进成都高等学堂习数理，曾加入同盟会。民国初年，出任省审计院科长，官产清理处处长，后任富顺县中及绵阳县中校长、省督学和四川大学教授。

1912年，李氏在成都公论日报发表厚黑学，读者哗然，举国轰动。1917年曾刊行一小册子，1934年出单行本，其后又再版、三版，并继有多篇有关厚黑的文字问世。

厚黑学是说脸厚道心黑的著作。作者论证历史上的大奸大雄无一不是脸皮厚、心子黑。有人指责发表这种学问是教唆。李氏自辩：发表厚黑学是“为了讽刺社会，让那些污吏劣绅”不敢“做出狼心狗肺事情”；是“基于厚黑哲理，来改良政治经济外交与夫学制等等”。比如，作者提倡“厚黑救国”，主张“日本以厚字来，我以黑字应之，日本以黑字来，我以厚字应之”。并认为，“厚黑是办事技术，等于打人的拳术”，“用厚黑以图谋一己之私利，越厚黑，人格越卑污；用厚黑以图谋众人之公利，越厚黑，人格越高尚。”

李氏博学多闻，生平好写滑稽文字，或用杂文体，或用小说体，无一篇不是嬉笑怒骂，语含讽刺。本书中之“厚黑学”、“厚黑学之应用”、“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办事二妙法”、“怕老婆哲学”，专讲“做得说

不得”的话，篇篇语出惊人。嬉笑其表，怒骂其里，妙语连珠，警句如流，且言谈诙谐，意深沉，令人开卷大笑，掩卷默然。议文笔，论可读，皆称上乘。

《厚黑学》发表已六十多年了，虽褒贬不一，但反响不绝。海内外的著述中，常有人引用，坊间也不时有新的版本刊行，都很畅销。这里整理出版的，是建国以来最全的版本，遍收李氏有关厚黑学的文章，故名《厚黑学大全》。

李先生说：“世间的学问，各人讲各人的，信不信，听凭众人。譬如粮食果木的种子，我说我的好，你说你的好，彼此无须争执，只是把它种在土里，将来看见它的收获就是了。”这，也是出版本书要说明的。

1989年1月

目 录

第一部 厚黑学

厚黑学·····	(1)
厚黑经·····	(7)
厚黑传习录·····	(12)
求官六字真言·····	(15)
做官六字真言·····	(18)
办事二妙法·····	(20)
结论·····	(23)

第二部 厚黑丛话

厚黑史观、厚黑哲理、厚黑学之应用、厚黑学 发明史·····	(24)
----------------------------------	------

第三部 附录

我对圣人之怀疑 ·····	(128)
---------------	-------

第四部 心理与力学

心理与力学 ·····	(138)
-------------	-------

第五部 厚黑教主传

宗吾家世 ·····	(158)
亲访宗吾答客问 ·····	(166)

六十晋一妙文	(166)
孔子办学记	(173)
性灵与电磁	(177)
宗吾谈政治	(182)
宗吾谈经济	(188)
古文体之厚黑学	(194)
主张考试被打	(199)
怕老婆哲学	(201)
返本线的发明	(207)
和达尔文开玩笑	(222)
为克鲁泡特金学说的修正	(226)
“姑姑筵”餐馆的食谱序	(230)
讽刺国医	(233)
自创“无极拳”	(235)
战天主教	(237)
薄白学	(240)
宗吾挽联	(242)

附：各版序跋

序(1917年)	(244)
跋(1917年)	(245)
自序一(1938年)	(246)
自序二(1939年)	(249)
自序三(1940年)	(250)

第一部

厚黑学

厚黑学

我自读书识字以来，就想为英雄豪杰，求之四书五经，茫无所得，求之诸子百家，与夫廿四史，仍无所得，以为古之为英雄豪杰者，必有不传之秘，不过吾人生性愚鲁，寻他不出罢了。穷索冥搜，忘寝废食，如是者有年，一旦偶然想起三国时几个人物，不觉恍然大悟曰：得之矣，得之矣，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

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长，全在心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并且明目张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心子之黑，真是达于极点了。有了这样本事，当然称为一世之雄了。

其次要算刘备，他的特长，全在于脸皮厚：他依曹操，依吕布，依刘表，依孙权，依袁绍，东窜西走，寄人篱下，恬不为耻，而且平生善哭，做三国演义的人，更把他写得维

妙维肖，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对人痛哭一场，立即转败为功，所以俗语有云：“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这也是一个有本事的英雄。他和曹操，可称双绝；当着他们煮酒论英雄的时候，一个心子最黑，一个脸皮最厚，一堂晤对，你无奈我何，我无奈你何，环顾袁本初诸人，卑卑不足道，所以曹操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此外还有一个孙权，他和刘备同盟，并且是郎舅之亲，忽然夺取荆州，把关羽杀了，心之黑，仿佛曹操，无奈黑不到底，跟着向蜀请和，其黑的程度，就要比曹操稍逊一点。他与曹操比肩称雄，抗不相下，忽然在曹操驾下称臣，脸皮之厚，仿佛刘备，无奈厚不到底，跟着与魏绝交，其厚的程度也比刘备稍逊一点。他虽是黑不如操，厚不如备，却是二者兼备，也不能不算是一个英雄。他们三个人，把各人的本事施展开来，你不能征服我，我不能征服你，那时候的天下，就不能不分而为三。

后来曹操、刘备、孙权，相继死了，司马氏父子乘时崛起，他算是受了曹刘诸人的薰陶，集厚黑学之大成，他能欺人寡妇孤儿，心之黑与曹操一样；能够受巾幗之辱，脸皮之厚，还更甚于刘备；我读史见司马懿受辱巾幗这段事，不禁拍案大叫：“天下归司马氏矣！”所以得到了这个时候，天下就不得不统一，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诸葛武侯，天下奇才，是三代下第一人，遇着司马懿还是没有办法，他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终不能取得中原尺寸土地，竟至呕血而死，可见王佐之才，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敌手。

我把他几个人物的事，反复研究，就把这千古不传的秘

诀，发现出来。一部二十四史，可一以贯之：“黑厚而已。”兹再举汉的事来证明一下。

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啞呜叱咤，千人皆废，为什么身死东城，为天下笑！他失败的原因，韩信所说“妇人之仁，匹夫之勇”两句话，包括尽了。妇人之仁，是心有所不忍，其病根在心子不黑；匹夫之勇，是受不得气，其病根在脸皮不厚。鸿门之宴，项羽和刘邦，同坐一席，项羽已经把剑取出来了，只要在刘邦的颈上一划，“太高皇帝”的招牌，立刻可以挂出，他偏偏徘徊不忍，竟被刘邦逃走。垓下之败，如果渡过乌江，卷土重来，尚不知鹿死谁手？他偏偏说：“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我念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这些话，真是大错特错！他一则曰：“无面见人”；再则曰：“有愧于心。”究竟高人的面，是如何长起得，高人的心，是如何生起得？也不略加考察，反说：“此天亡我，非战之罪”，恐怕上天不能任咎吧。

我们又拿刘邦的本事研究一下，史记载：项 羽 问 汉 王曰：“天下匈匈数岁，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 挑 战 决 雌雄。”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斗力。”请问笑谢二字从何生出？刘邦见酈生时，使两女子洗脚，酈生责他倨见长者，他立即缀洗起谢。请问起谢二字，又从何生出？还有自己的父亲，身在俎下，他要分一杯羹；亲生儿女，孝惠鲁元，楚兵追至，他能够推他下车；后来又杀韩信，杀彭越，“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请问刘邦的心子，是何状态，岂是那“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的项羽，所能梦见？太史公著本纪，只说刘邦隆准龙颜，项羽是重瞳子，独于二人的面皮厚薄，心

之黑白，没有一字提及，未免有愧良史。

刘邦的面，刘邦的心，比较别人特别不同，可称天纵之圣。黑之一字，真是“生和安行，从心所欲不逾矩”，至于厚字方面，还加了点学历，他的业师，就是三杰中的张良，张良的业师，是圯上老人，他们的衣钵真传，是彰彰可考的。圯上受书一事，老人种种作用，无非教张良脸皮厚罢了。这个道理，苏东坡的留侯论，说得很明白。张良是有“夙根”的人，一经指点，言下顿悟，故老人以“王者师”期之。这种无上妙法，断非钝根的人所能了解，所以史记上说：“良为他人言，皆不省，独沛公善之，良曰，沛公殆天授也。”可见这种学问，全是关乎资质，明师固然难得，好徒弟也不容易寻找。韩信封齐王时候，刘邦几乎误会，全靠他的业师在旁指点，仿佛现在学校中，教师改正学生习题一般。以刘邦的天资，有时还有错误，这种学问的精深，就此可以想见了。

刘邦天资既高，学历又深，把流俗所传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一一打破，又把礼义廉耻，扫除净尽，所以能够平荡群雄，统一海内，一直经过了四百几十年，他那厚黑的余气，方才消灭，汉家的系统，于是乎才断绝了。

楚汉的时候，有一个人，脸皮最厚，心不黑，终归失败，此人为谁？就是人人知道的韩信。胯下之辱，他能够忍受，厚的程度，不在刘邦之下。无奈对于黑字，欠了研究；他为齐王时，果能听蒯通的话当然贵不可言，他偏偏系念着刘邦“解衣推食”的恩惠，冒冒昧昧的说：“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后来长乐钟室，身首异处，夷及三族。真是咎由自取，他讥诮项羽是妇人之仁，可见心子不黑，作事还要失败的，这个大原则，他本来也是知道的，但

他自己也在这里失败，这也怪韩信不得。

同时又有一个人，心最黑，脸皮不厚，也归失败，此人也是人人知道的，姓范名增。刘邦破咸阳，系子婴，还军坝上，秋毫不犯，范增千方百计，总想把他置之死地，心子之黑，也同刘邦仿佛；无奈脸皮不厚，受不得气，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王，增大怒求去，归来至彭城，疽后背死，大凡做大事的人，那有动辄生气的道理？“增不去，项羽不亡”。他若能隐忍一下，刘邦的破绽很多，随便都可以攻进去。他忿然求去，把自己的老命，把项羽的江山，一齐送掉，因小不忍，坏了大事，苏东坡还称他是“人杰”，未免过誉？

据上面的研究，“厚黑学”这种学问，法子很简单，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刘邦司马懿把它学完了，就统一天下；曹操刘备各得一偏，也能称孤道寡，割据争雄；韩信，范增，也是各得一偏，不幸生不逢时，偏偏与厚黑兼全的刘邦，并世而生，以至同归失败。但是他们在生的时候，凭其一得之长，博取王侯将相，炫赫一时，身死之后，史传中也占了一席之地，后人谈到他们的事迹，大家都津津乐道，可见厚黑学终不负人。

上天生人，给我们一张脸，而厚即在其中，给我们一颗心，而黑即在其中。从表面上看去，广不数寸，大不盈掬，好象了无奇异，但，若精密的考察，就知道它的厚是无限的，它的黑是无比的，凡人世的功名富贵、官室妻妾、衣服车马，无一不从这个区区之地出来，造物生人的奇妙，真是不可思议。钝根众生，身有至宝，弃而不用，可谓天下之大愚。

厚黑学共分三步功夫，第一步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起初的脸皮，好象一张纸，由分而寸，由尺而丈，就厚如城

墙了。最初心的颜色，作乳白状，由乳色而炭色、而青蓝色，再进而就黑如煤炭了。到了这个境界，只能算初步功夫；因为城墙虽厚，轰以大炮，还是有攻破的可能；煤炭虽黑，但颜色讨厌，众人都不愿挨近它。所以只算是初步的功夫。

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深于厚学的人，任你如何攻打，他一点不动，刘备就是这类人，连曹操都拿他没办法。深于黑学的人，如退光漆招牌，越是黑，买主越多，曹操就是这类人，他是著名的黑心子，然而中原名流，倾心归服，真可谓“心子漆黑，招牌透亮”，能够到第二步，固然同第一步有天渊之别，但还露了迹象，有形有色，所以有曹操的本事，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了。

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至厚至黑，天上后土，皆以为不厚不黑，这个境界，很不容易达到，只好在古之大圣大贤中去寻求。有人问：“这种学问，哪有这样精深？”我说：“儒家的中庸，要讲到‘无声无臭’方能终止；学佛的人，要到‘菩提无树，明镜非台’，才算正果；何况厚黑学是千古不传之秘，当然要做到‘无形无色’，才算止境”。

总之，由三代以至于今，王侯将相，豪杰圣贤，不可胜数，苟其事之有成，何一不出于此；书册俱在，事实难诬，读者倘能本我指示的途径，自去搜寻，自然左右逢源，头头是道。

厚 黑 经

李宗吾曰：不薄谓之厚，不白谓之黑，厚者天下之厚脸皮，黑者天下之黑心子。此篇乃古人传授心法，宗吾恐其久而差矣，故笔之于书，以授世人。其书始言厚黑，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厚黑；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面与心，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天命之谓厚黑，率厚黑之谓道，修厚黑之谓教；厚黑也者，不得须臾离也，可离非厚黑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厚，恐惧乎其所不黑，莫险乎薄，莫危乎白。是以君子必厚黑也。喜怒哀乐皆不发谓之厚，发而无顾忌，谓之黑！厚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黑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厚黑，天下畏焉，鬼神惧焉。

右经一章：宗吾述古人不传之秘以立言，首言厚黑之本源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厚黑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孝养厚黑之要，终言厚黑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仁义，而充其本然之厚黑，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以下各章杂引宗吾之言，以终此章之义。

宗吾曰：厚黑之道，易而难，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曹刘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曹刘亦有所不能焉。厚黑之大，曹刘犹有所憾，而况世人乎。

宗吾曰：人皆曰子黑，驱而纳诸煤炭之中，而不能一色

也；人皆曰子厚，遇乎破弹而不能不破也。

宗吾曰：厚黑之道，本诸身，征诸众人，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宗吾曰：君之务本，本立而道生，厚黑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宗吾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厚黑者而从之，其不厚黑者而改之。

宗吾曰：天生厚黑于予，世人其如予何？

宗吾曰：刘邦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曹操斯可矣；曹操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刘备孙权斯可矣。

宗吾曰：十室之邑，必有厚黑如宗吾者焉，不如宗吾之明说也。

宗吾曰：吾子无终食之间进厚黑，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宗吾曰：如有项羽之才之美，使厚且黑，刘邦不足观也已！

宗吾曰：厚黑之人，能得千乘之国，苟不厚黑，箠食豆羹不可得。

宗吾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莠稗；夫厚黑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宗吾曰：道学先生，厚黑之贼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曹刘之道，故曰：厚黑之贼也。

宗吾曰：无惑乎人之不厚黑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诞生者也。吾见人讲厚黑不罕矣！

吾退而道学先生至矣！吾其如道学先生何哉？今夫厚黑之为道，大道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宗吾发明厚黑学者也，使宗吾海二人厚黑，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宗吾之言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道学先生将至，思窃圣贤之名而居之，则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其资质弗若欤？曰：非也。

宗吾曰：有失败之事于此，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厚；其自反厚矣，而失败者犹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黑；其自反而黑矣，其失败犹是者也，君子曰：反对我者，是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用厚黑以杀禽兽，又何难焉？

宗吾曰：厚黑之道，高矣善矣，宜若登天然，而未尝不可几及也。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身不厚黑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厚黑不能行于妻子。

我著厚黑经，意在使初学的人，便于讽诵，以免遗忘。不过有些道理，太深奥了，我就于经文上下，加以说明。

宗吾曰：“不曰厚乎，磨而不薄；不曰黑乎，洗而不明。”后来我改为：“不曰厚乎，越磨越厚；不曰黑乎，越洗而越黑。”有人问我：“世界那有这种东西？”我说：“手足的茧疤，是越磨越厚，沾了泥土尘埃的煤炭，是越洗越黑。”人的面皮很薄，慢慢的磨练，就渐渐的加厚，人的心，生来是黑的，遇着讲因果的人，讲理学的人，拿些道德仁义，蒙在上面，才不会黑，假如把他洗去了，黑的本体，自然出现。

宗吾曰：“厚黑者，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天生庶民，有厚有黑，民之秉彝，好是厚黑。”这很可以试验：随便找一个当母亲的，把她亲生孩子抱着吃饭，小孩见了母亲手中的碗，就伸手去拖，如不提防，就会被他打烂，母亲手中

拿着糕饼放在自己口中，他就会伸手把母亲口中糕饼取出放在他自己的口中。又如小孩坐在母亲的怀中吃奶，或者吃饼的时候，哥哥走至面前，他就要伸手推他打他。这些事都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即是“良知良能”了。把这种良知良能扩充出去，就可建立惊天动地的事业。唐太宗杀他哥哥建成，杀他的弟弟元吉，又把建成与元吉的儿子，全行杀死，把元吉的妻子，纳入后宫，又逼着父亲，把天下让与他。他这种举动，全把当小孩时，抢母亲口中糕饼，和推哥哥，打哥哥那种良知良能扩充出来的。普通人，有了这种良知良能，不知道扩充，惟有唐太宗把它扩充了，所以他就成为千古的英雄。故宗吾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面与心，独无所同然乎？面与心所同然者？谓厚也，黑也，英雄特扩充我面与心之所同然耳。”

厚黑这个道理，很明白的摆在面前，不论什么人都可見到，不过刚刚一见到，就被夫感应成篇阴鹭文，或道学先生的学说，压伏下去了。故宗吾曰：“牛山之木当美也，斧斤伐之，非无萌孽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其濯濯也。虽存乎人者，岂无厚与黑哉！其所以摧残其厚黑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则其厚黑不足以存。厚黑不足以存，则欲为英雄也难矣！人见其不能为英雄也，以为未尝有厚黑焉，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餐，厚黑日长，苟失其养，厚黑日消。”

宗吾曰：“小孩见母亲口中有糕饼，皆知抢而夺之矣，人能其抢母亲口中糕饼之心，而能胜用也，苟能充之，足以为英雄，为豪杰，见之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心者也。’苟不